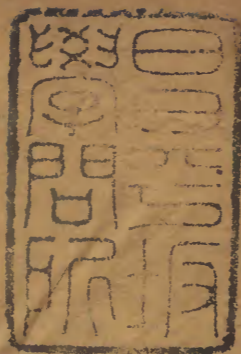


思辨錄輯要前集

三之六



漢書門			
九	四	七	六
號	函	架	冊
一	〇	九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七	六
號	冊	架	函
一	〇	九	一
架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6
冊數	10	(2)
函號	299	138

共十本



思辨錄輯要卷之三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淺草文庫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格致類

問如何為格致曰隨事精察無事時如何曰隨時精

察

格致只在八條目天下國家身心意皆物也思所以

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皆格也得其理而

觸處洞然則致知也

有一事一物之格致有徹首徹尾之格致即凡天下

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一事一物之格致也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此徹首徹尾之格致也一事一物之格致即隨事精察工夫徹首徹尾之格致即一貫工夫

格致只是辨天理人欲天理人欲只是是非兩字是便是天理非便是人欲

凡格物須從身心性命三綱五常日用飲食切近的格去格之既久其餘萬事萬物自然貫通不可先於一草一木上理會

天下之理皆吾心之理故格天下之物即所以致吾

心之知非求之於外也

凡格致看道理不可好出已見亦不可專依古人成見須虚心定氣公公平平一循天理格去自然有

得

凡事物到面前只看外一層便是玩物喪志能看裏一層便是格物致知

古語有玩物喪志玩物適情玩心高明三語玩物喪志其最下者矣玩物適情其賢者之事乎至於玩心高明則非大賢以上不能知此者其庶幾乎

玩心高明與格物窮理不同格物窮理是徹上徹下

思辨錄 卷之三
語自下學以至聖人起首究竟工夫總在裏面玩
心高明是格物窮理之極功非大賢以上未易語
此也

格事理易格物理難然欲格物理却在事理上猛
下工夫事理透則物理亦透矣先儒有做格物工
夫却先於一草一木上用力者只起念便與身心
隔涉安能入聖賢堂與此陽明庭前竹樹之說予
所以謂其認錯
非玩心高明之人不能格物理子思鳶飛魚躍周子
盆魚張子驢鳴此便是格物理榜樣

物理亦有易格者事理亦有難格者若論其大槩始
從事理入則切乎身心繼從物理觀則察乎天地
要之物理既得則事理益精其功實交相養互相
發不得強分難易先後也

能觀物理便見得虛空劈塞都無空隙處

江虞九問知在吾心如何却求之物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

羅整菴曰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
言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
推類而通且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

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
得則凡備於我者皆可得而盡通其言雖是然愚
以爲格物之法必由近以及遠由粗以及精由身
心以及家國天下由日用飲食以至天地萬物漸
造漸進乃至豁然夫然後天人物我內外本末幽
明死生鬼神晝夜皆可一以貫之而無疑不然未
能切身理會而遽欲求之鳶魚犬牛之際吾恐學
者不入學究一途却又入禪宗看話頭參竹篋子
一路

予自丙子冬作格致編丁丑春初用力於斯道甚銳

忽夜夢與一僧論儒釋僧曰我所格者心汝所格
者物也予應曰若格了便不是物覺後念此言頗
似警策今讀整菴書亦有物格則無物之論可謂
妙合

長源兄言知人之明不可學予曰大學格物二字是
如何解曰註訓事物曰固然然物字該得廣須合
事物器物人物看知人之明卽在格物中如何不
可學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卽理也明
乎知人卽在窮理

盛聖傳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

彼此分別又何如曰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理然後能集義

人欲中天理易見天理中人欲難知問天理中如何有人欲曰善勞是天理伐與施是天理中人欲也許舜光問格致之說朱註似屬支離不若陽明直截曰朱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爲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爲一貫之道盡在是矣緣陽明把致知二字竟作明明德三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

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個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該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爲曰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攷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該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該不得窮理

陽明有言少與友人爲朱子格物之學指庭前竹樹同格深思至病卒不能格因嘆聖人決不可學格物決不可爲子曰此禪家參竹篋子之法非文公

格物之說也陽明白錯乃以尤朱子何耶
純男問張華博物一種學問亦可稱格物否曰格物
是格其理博物是識其物內外之別截然不同若
夫觀河圖而畫卦觀洛書而演疇則直於一物之
中識天地之全理斯真格物之極功矣非聖人孰
能與於斯

余嘗言格事理易格物理難河圖洛書此格物理也
然亦無難者只要識得天地陰陽奇偶之數分明
透徹則盡天地間之物皆可演疇畫卦不必河圖
洛書也

問天地間之物皆可演疇畫卦恐未必然天地間只
有此理理無形見之於象有象則有數有數則聖
人皆可因之以求理矣聞昔某狀元作烈帝神籤
訣無從著想每日出門遇一人見一物則作一訣
後來無不靈驗豈非凡物俱可演疇畫卦乎

武箴問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隨事討論則
精神易蔽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如何曰
隨事討論亦是心去討論至曰心明則無不照所
照者何物亦即隨事精察也先儒論道雖各持一
論要之實相通貫其彼此交譏者未免有勝心也

問程子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如何曰草木陰陽五行之所生陰陽五行不可見而草木則可見故察其色嘗其味究其開落死生之所由則草木之理皆可得本草所載月令所記皆聖人窮理之一端也要之此皆聖人心體潔淨知識通明觸處洞然故能如此今人爲情欲聲利所汨沒心體窒塞卽萬物當前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能格物

亦史問溫公扞禦外物之說朱子非之以爲外物而可禦則是絕父子而後可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知仁敬又曰閉口枵腹然後可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全夫婦之別是否曰溫公扞禦外物之說固非文公駁之亦過溫公之意不過謂扞禦物欲物欲既去則知見自能通明耳此言於學者亦大有益但格物二字是大學入門最初工夫古者十五入大學十五之時尙屬幼小於物欲未必深染且知識尙未開不教之以如何爲理如何爲欲彼安知所謂物欲者而去之况物欲既去則直可謂之修身矣如何纔能致知故扞禦之訓與耽染物欲之人言未必無補而實非大學格物之正

訓故不可據以爲說耳若遽如文公之言則溫公不惟得罪聖門且毫無義理矣其言得無太過問王心齋語錄以格物爲格眼之格如何曰凡人論理切不可好奇一好奇則入於異端矣

翼微問知是天良如何却用人力去致曰知者天資致者學問天資先天之事學問後天之事總之皆天也致以天不致以人

看一致字便有尋向上去的意思所謂上達也上達便是天道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蓋

知覺運動初無少異其所以異者人能致禽獸不能致耳學者豈可輕看一致字

問人與禽獸之知初無少異乎曰此亦不同禽獸止有血氣之知無義理之知人之所欲致者正致其義理之知耳若不致其義理之知則此知全向血氣上去與禽獸又何分別

東堂問人性皆善則知亦皆善此何用致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氣稟物欲也人知皆善其不善者亦氣稟物欲也致則矯其氣稟之偏去其物欲之蔽瀛來問人能致知則皆可至於聖人然否曰知不同

致亦不同知有生知有學知有困知則致亦有此三等生知之為聖人無疑也學知至於聖人亦不難為困知則氣稟拘蔽非百倍其功不能至聖人地位

問古來聖賢恐未有從困知入者曰如曾子之類是也夫子嘗言參也魯則曾子之氣稟可知矣而竟以魯得之此即是從困知入又我朝羅整庵四十聞道自謂困知作困知記亦是一證

問世俗有極愚濁之人亦屬困知此等可入道否曰知有等級則道亦有淺深苟有一隙之明亦道也然氣稟既雜終是為天所限譬如黃銅鏡子即大加刮摩之功畢竟與青銅古銅不同但不可謂之無明耳

見道之資與世俗聰明之資煞是不同每見有等極會讀書極會作文者語之以道則茫然不曉而市井負販反有點頭會意者則知入道別有根氣非世俗聰明之人所能彷彿也
聰明中天資有近道不近道愚魯中天資亦有近道不近道
人知識自十五以後日開一日古人知其然故令人

八十五入大學使之知識一歸於正若此時不聞大學之道便有邪知識入於胸中如油入麵不可復
療矣今人不知自己爲邪知識所壞一聞大學之道反羣起而驚恠嘲訕何由入聖賢之域哉

位初問孟子言不學不慮爲良知良能何用窮理始能致知曰不學不慮此言孝弟爲最初之心也究竟只孝弟二字便不可不窮理卽如曾子之受杖申生之殺身豈非發於不學不慮之良然畢竟少箇學慮在

致知須連上文誠意看欲誠其意而致知則所致者皆本然之良知矣不然便是聖人教人使乖知是心上一點竅只要識個端緒擴充推廣正如火然泉達可以彌於六合

人心之靈不可泯孰爲善孰爲惡豈不自知只瞞却本心便一向胡行亂做致知只不昧本心而已王新建於致知之中增一良字極有功於後學蓋恐人以世俗乖巧爲知也然亦是要單提此語作話頭故耳若連上文誠意讀下知豈有不良者乎儀臣兄問帝王格致之學何如曰帝王格致以知人爲大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

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是也又問卿大夫格致之
學何如曰卿大夫格致亦以知人爲大女得人焉
爾乎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是也蓋士庶
人之學無所借資須自銖積寸累又所及者小故
王不妨隨事精察若帝王卿大夫則天下國家之事
皆其事矣若必獨斷獨行身親細務則是始皇之
衡石程書王安石之制置三司條例也豈所謂帝
王卿大夫之格致乎

石隱兄問卿大夫之學在知人不必言矣若帝王生
於深宮之中未嘗爲學何由遂能知人曰帝王天
下縱自與常人不同然欲知人亦須早豫教御經筵
尊師重傳敬天法祖是亦從小學大學立志居敬
中來至敬天二字尤爲喫緊中庸所謂思知人不
可以不知天也蓋能敬天則時時有上帝臨汝之
念理欲之界截然分明接見羣臣之時自能別其
忠佞矣

茂實問格致工夫若從人倫日用上體認天理人欲
此亦易辨卽如此桌是亦物也却何處辨他天理
人欲曰此桌面平足正上可安物下可置地上此
天理也不然足反居上面反居下則非天理矣曰

雖非天理亦未見得是人欲曰人欲只是與天理相反須活看不循天理而從己之意見是卽人欲也
長源兄問格致之義必以讀書窮理爲主則愚夫愚婦不能讀書者此道遂不可臻耶然則中庸所謂與知與能者又作何解曰格致之義原爲十五入大學者訓也故以讀書窮理爲主况讀書二字或不能槩之愚夫愚婦若夫此心此理雖愚夫愚婦亦無不同窮理二字何不可訓

予少讀朱註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竊疑格訓至物訓事則格物當爲至事乃於至字上又轉出窮字事字上又轉出理字似屬支離及後讀隨事精察之言不勝恍然乃知格卽精察也物卽隨事也知隨事精察之爲格物則窮至事物之言不嫌其爲支離矣

問禪家最喜言悟理學家多不喜言悟間有喜言悟者如宋時陸象山楊慈湖我明陳白沙王陽明儒者又詆爲禪學畢竟悟字境界是有是無曰悟字境界安可謂無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喚作悟喚做物格知至古人把此箇境界看得

思辨錄要 卷之三
平常禪家却於此換箇悟字悟者如醉方醒如夢
方覺字義儘是警策但儒者悟後只自平常禪家
便把悟作希奇道路又儒之所悟者實禪之所悟
者虛所以悟者不同其實悟之境界則未嘗無也
象山諸公學術近禪只爲矜這一箇悟字

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斷悟頭始出如石中皆有
火必敲擊不已火光始現然得火不難得火之後
須承之以艾繼之以油然後火可以不滅得悟亦
不難得悟之後須繼之以躬行深之以學問然後
悟可以常繼不然而動稱忽然有悟言下不省此

正如擊石見火旋見旋滅耳安足尙乎

悟到時心體最妙最樂覺得眼前天地分外分明另
是一種境界真有不知手舞足蹈者予丙子始悟
得仁字時正在困窮拂鬱之極處清夜獨立呼天
自明此時人境俱絕忽覺得天心一點獨與吾心
爛然相照因念人心卽天理天理卽人心只此便
是仁字求仁得仁吾又何憾平生時憂愁憤懣困
苦不平之氣不知何往自後只認著仁字做去不
論人知與不知諒與不諒此心無刻不泰然自適
無向日不平之意又丁丑悟得敬字爲心法時正

行到州治西邊土牆缺處時敬字工夫下手已二月餘但未得親切透徹忽此際豁然貫通覺得上至天下至地前至古後至今大至陰陽鬼神細則一物一事無一不是敬字通貫于聖心法一時俱見不覺手舞足蹈胸臆之間如撒牆壁天地間更有甚妙處樂處則知禪家言悟未嘗無此境界但虛實邪正有不同耳

予悟得敬字爲心法時見得滿街人都只是這箇心這箇心都可以做聖人却人人不能做聖人只爲少這箇心法在此時何止手舞足蹈舉止動作真

如在春風中也

未悟時窮理與既悟時觀理煞是不同未悟時窮理如初次走路東西南北俱要仔細尋問既悟時觀理只是信步行去山川風月俱入胸懷自是十分自在也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古來聖賢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窮理二字

或曰思便是強探力索曰所以惡夫強探力索者謂其矯揉穿鑿也若據理精思久之自然有得正古人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豈得以爲強探力索而不思乎其有不得者仰而思之又如何解思如炊火悟到時如火候炊火可以著力火候著力不得只久久純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斷續則難於熟此孟子之所謂忘也火力太猛則易至焦敗此孟子之所謂助長也勿助勿忘此中自有箇妙處在

惟上智與下愚無悟上智非無悟不用悟也誠者天之道也堯舜性之也下愚亦非無悟不欲悟也自暴自棄也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也

今人之悟與古人之悟不同古人有教有養從幼自天理中養出偶然違背不久反正正如離家未久之人還家固其常耳今人教養俱無從幼便失落父母忽地望見家鄉如何不教人手舞足蹈

聖賢悟後喜與人說其悟與天下共之故其樂也不過吟風弄月手舞足蹈而已禪家悟後不喜與人說其悟則一己祕之故其樂也至於猖狂跳躍棒喝訶罵無所不至自明眼視之總謂之捻怪耍之

思辨錄輯要 卷之三
卽果然大悟亦何至如此然禪家亦有不得不然者他所悟自不可對人說所謂我說與汝汝却罵我也

五經四書皆無悟字非聖賢無悟亦非聖賢不用悟凡言覺者皆悟也又言知言喻亦皆悟類也但言覺言知言喻理甚平常禪家換箇悟字便有飾智驚愚的意思

問濂溪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豈亦所謂悟耶曰豈特周子程朱之學無日不教人窮理窮理有得卽是悟也其實只是箇物格知至朱子補格致傳有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說這箇境界

有友人問儒門有悟法否予曰安得無悟曰何謂悟曰子能一旦覺其前日之非而奮然就今日之是卽謂之悟矣曰悟若是易乎曰悟安得易子試思前日非處何在今日是處何在友人不語予曰未也知其非矣何以行其非知其是矣何以去其是能如此則悟不能如此則不悟友人復不語予曰然則悟終不易

思辨錄輯要卷之四
格致類
學字雖兼知行然畢竟知一邊多觀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及仕而優則學句可見陽明良知之說勝至
有訓學為覺者良可歎也
讀書不費精神且能長精神凡言費精神者皆不善
學者也程子則老而衰斯言大有味在
讀書當思致遠若不知致遠便為一二項書所縛假

思辨錄輯要卷之四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格致類

學字雖兼知行然畢竟知一邊多觀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及仕而優則學句可見陽明良知之說勝至
有訓學為覺者良可歎也
讀書不費精神且能長精神凡言費精神者皆不善
學者也程子則老而衰斯言大有味在
讀書當思致遠若不知致遠便為一二項書所縛假

如史書一項若欲廿一史俱淹貫則一生頭白矣
詩文之類俱然豈不可惜但智小謀大力小任重
則又往往博而無成當如胡文定教學之法經義
之外視己才力所近專習一事似爲易造其有才
力者自當務爲全學
求放心然後可以讀書讀書正所以求放心蓋交相
養互相發

凡看書須句句就自己身心上體貼又要就依書上
說話做去待做得有些滋味便覺得書上說話句
句親切看書愈加明白矣卽如學而一節如何是

學如何是時習如何是時習便說體貼之後便把
來一一躬行自然書與身一聖賢言語句句不錯
不然只就今日看去讀書是最苦事了如何聖人
反說時習而說
凡讀書能開闢只是信得過
問朱子有言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註脚曰
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
思辨行步步著力便無滲漏
凡案頭必不可無古人書如言行錄伊洛淵源之類
使心目常常與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止看

詩文恐溺於世俗
人有以講學爲苦者予曰講學未有所得是最苦事
既有所得則講學之樂其味無窮人不肯苦中下
手何由得樂處
讀書不絕于祿念頭終無得處亦終無樂處
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工夫如四書五經性理綱
目此所當終身誦讀者也水利農政天文兵法諸
書亦要一一尋究得其要領其於子史百家不過
觀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記誦便是玩物喪志
謝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以爲玩物喪志及

明道看史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
有悟却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愚謂上蔡
不服固非卽以此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亦非也
凡人讀書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記
誦之念有忽易之心則掩卷茫然事理俱無所得
有記誦之念則隨人可否事雖察而理或遺故上
蔡記誦而明道以爲玩物喪志者懼其詳於事而
略於理也明道看史却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者
求詳其事將以深察其理也凡讀書之人皆當以
此爲法奈何獨以接引博學之士哉

玩物喪志四字今人最易犯假如一部通鑑只平平
看去依舊鑑斷是曰是非曰非矮人觀場隨人笑
罵絕無一些心得儘有多少大事被前人瞞殺如
此雖記得一部廿一史只是死書有何益處
讀書不能窮理俱是玩物喪志若能窮理即記誦亦
不妨愈熟愈妙
記誦之功讀史不必用若五經四書太極西銘之類
必不可不成誦不成誦則義理不出也
古之學聖賢易今之學聖賢難只如讀書一節書籍
之多千倍於古學者苟欲學為聖賢非博學不可

然苟欲博學則此汗牛充棟者將何如耶偶思得
一讀書法欲將所讀之書分為三節自五歲至十
五為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為一節
十年講貫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為一節十年涉獵
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則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
功朝廷亦可因之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略開
後

十年誦讀

小學 文公小學頗繁愚欲另編節韻幼儀語見前卷

四書 先讀正文後讀註



五經 先讀正文

周禮 柯尚遷者佳

太極通書西銘

綱目 先讀綱又有歷世統譜秋繁錄等書載古今興亡大槩俱編有歌括宜先講讀

古文 宜先讀左傳其國策史漢八大家文理易曉易於記誦俟十五歲後可也予近有書鑑一編專取古文中之有關於興亡治亂者後各為論使學者讀之可知古今似可備覽

古詩 離騷經陶詩宜先讀予近有詩鑑一編專取漢唐以後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為論似可備覽

各家歌訣 凡天文地理水利算學諸家俱有歌訣取其切於日用者暇時記誦

十年講貫

四書 宜看大全

五經 宜看大全

周禮 柯尚遷註近有集說亦好

性理 尚宜重輯內如洪範皇極律呂新書易學啟蒙皇極經世等書俱宜各自為書不必入集

綱目 宜與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二書同看宜以綱目為主

本朝事實

本朝典禮

本朝律令 按此三書最為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未之聞者蓋國家既

思辨錄

卷之四

五

五

五

不以入功令而又無欽定之成書無怪乎學者之不讀也

文獻通考 此書與綱目相表裏不可不講

太學衍義衍義補 理學經濟類書之簡明者不可不講

天文書 宜專學

地理書 宜詳

水利農田書 有新刊水利全書農政全書

兵法書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武備志 效新書 練兵實紀俱宜講究 按以

古文 左國史漢 或專習一家亦可

古詩 李杜宜全閱

十年涉獵

四書

五經

周禮 以上參看註疏及諸家之說

諸儒語錄

二十一史 或旁及野史

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

諸家經濟類書

諸家天文

諸家地理 各省輿地志或旁及堪輿家

思辨錄要 卷之四 六
諸家水利農田書

諸家兵法

諸家古文

諸家詩

已上諸書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則略其涉獵而專其講貫又不然則去其詩文其於經濟中或專習一家其餘則斷斷在所必讀庶學者俱爲有體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矣誰肯爲真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

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定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註疏或增論解無慮數千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爲得罪聖人莫此爲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未知經之所以爲經也惟易具天人之理完完全全無少欠闕爲不可擬亦不必擬其若書與春秋卽後世之史也春秋專記事實書則兼載文章亦卽後世古文之類詩卽後世之詩也禮則紀三代之典禮後世帝王代起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禮未嘗無也故愚以爲五經之中惟易在所不必續其如詩書禮春秋皆在

思辨錄輯要 卷之四
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則皆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說一則泥於邵子刪後無詩之言也世儒之言曰後世之詩文豈能如三代之詩文後世之禮豈能如三代之禮此言誠然然卽三代之典禮文章亦非言言可爲法則者如書之呂刑文侯之命詩之鄭衛諸篇禮則三代互有得失此世運升降使然三代自不如唐虞漢唐宋自不如三代聖人刪定筆削亦但取其文字之有關係者存之以待後世讀者自辨其得失耳豈以爲此五書者自經吾刪定筆削而

外遂無一言一字可復繼五書而起乎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傳非經不當續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議庸鄙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未識後世其能諒我否

太元潛虛洪範皇極此皆擬易之書其精微旣不能如前聖而又無補於後學殊爲無謂學者不惟不

敢議之又從而尊之乃專罪王通不惟有耳無目
亦可謂勢利矣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皆有
意義不必是古而非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知生
百代之後者其禮必將損益百代乃秦漢以來其
制作禮樂者多非明理之儒而明理之儒則又多
是古非今動輒有礙其原多由誤認非天子不議
禮之語蓋中庸所謂不議禮者謂不敢輕議而改
時王之制也若私居議論考訂折衷此正儒者之

外遂無一言一字可復繼五書而起乎王通續經
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傳非經不當續也余不
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取古今文字之有關
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
羣怨者後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識
見淺陋意識庸鄙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
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未識後世其
能諒我否

太元潛虛洪範皇極此皆擬易之書其精微既不能
如前聖而又無補於後學殊爲無謂學者不惟不

敢議之又從而尊之乃專罪王通不惟有耳無目亦可謂勢利矣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義不必是古而非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知生百代之後者其禮必將損益百代乃秦漢以來其制作禮樂者多非明理之儒而明理之儒則又多非古非今動輒有礙其原多由誤認非天子不議禮之語蓋中庸所謂不議禮者謂不敢輕議而改時王之制也若私居議論考訂折衷此正儒者之

事亦何罪之有焉孔子答爲邦之問是一證也朱子儀禮經傳集解亦是此意而此書成於門人未及折衷亦且多泥古禮而不能揆之於今使後世無所遵守愚意欲一依朱子集解所分之目如家禮國禮王朝禮之類自三代以至近代一一類載其禮而後以己意爲文以折衷之名曰典禮折衷庶幾議禮之家有所攷據

議禮在朝廷甚難蓋既有拘忌又有掣肘意見分爭私心角立從來議禮之家每稱聚訟良有故也卽如近代與獻皇帝之事張桂始議遠勝楊石齋諸

君子然諸君子之心無私而張桂之心則有私設
以身處其時欲從諸君子則於禮不可欲從張桂
則跡類乎私而必爲諸君子所掎擊遂一無可置
喙矣時禮臣席書者陽明之高足也以大禮事質
之陽明陽明不答爲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
青天埽俗塵蓋深見諸君子爭禮之非而又不
敢倡議隨張桂之後也故愚謂此等大禮儒者皆當
於平居無事時攷訂折衷著爲定說則後人可引
以爲斷不至有臨事分爭之患矣

禮記中如曾子問檀弓最好所謂儒者平居議禮而
考訂折衷也不如此不足以盡禮之變吾欲於典
禮折衷之後更爲或問以發明之
議禮中格致工夫最多今人久不講此殊爲學問欠
事

格致工夫莫備於六書蓋天地間一物必有一字而
聖賢制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卽字以觀理則格物
之道存焉矣許氏說文雖略存古人之意而理有
未備吾友王子石隱作六書正論每字必據理精
思直窮原本其精確處竟可作爾雅讀爲格致之
學者不可不知也

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益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記覽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紀事本末猶不可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

二十一史列傳甚冗亂其諸志却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嘗欲去二十一史紀傳別取諸志合爲一書天文地理各從其類是誠大觀文獻通考亦彷彿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爲觀一代之全耳

讀史有必不可少諸書如歷代地圖建置沿革歷代官制建置沿革年號攷甲子攷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攷歷世統譜秋槩錄等書俱不可少意欲彙爲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

讀書一頓工夫最難人一歲中每多事務擔閣能讀書時不過三之二耳綱目一書合前編及宋元不下萬餘紙應務之暇日讀五十餘紙亦須得二三日况又有考試雜書閒之是一歲工夫止堪讀一部綱目何以卒事愚意學者有意讀書決當離家入山謝絕試事分年讀書每一項書作一年讀如

通鑑綱目紀事三書便可作一年讀過亦快事也
讀史須一氣看過一氣看過則前後事連貫易於記
憶又宜於海濱讀書則之甚一效工夫五更起一
讀書連早起夜坐窮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葉評
點攷索之功俱在內更多則不能精察矣綱目通
鑑紀事三書不下四萬餘紙值二百日其餘日以
當反覆玩味優游涵泳之功是三書者亦可以無
憾矣
看二十一史只當在長夏不用評點只約略揭過其
志書另作一樣看

薛文清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
讀深考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
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
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
者矣

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昔陸文量公嘗言
國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
言設立宰相者滿朝文武大臣一時執奏將本犯
凌遲處死不覺失色因嘆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
學者奈何忽諸

文獻通考與綱目相表裏綱目詳歷代之事實通考詳歷代之典禮皆學問之所在也今綱目殞於學宮載在功令而文獻通考獨否此世所以鮮實學之士也

鄧元錫函史下編朱健治平略二書宜與通考參看修己治人之道莫備於大學西山衍義瓊山衍義補則旁通而曲暢之者也學者能熟讀深考則於修己治人之道其庶幾乎

能讀衍義補二書則知天下無一書不可入大學其不可入大學者皆無用之書皆無益於修己

治人者也

或問天文書係國家禁書不宜讀者非也國家所禁在占驗之書恐其妄言禍福耳若麻數則人人當知亦國家所急賴自立法以來從未聞有以天文麻數犯禁者如徐光啟邢雲路諸公則又明明以天文麻數建明於時何可不學也

麻數或可不必學而天文日月五星運行薄蝕之理必不可不知此儒者之事非一藝之司也觀古諸大儒可見

地理書宜詳險要一統志所載多泛記山川人物名

勝而於險要獨略或亦朝廷祕慎之意然學者必不可不知也予嘗取二十一史戰爭之事其有關於險要者分省分郡各以類註頗有關學問以未得其暇屬虞九長源聖傳而兩兄亦未暇聖傳竟續成之大有裨益

水利農田是一事兩書可互相發能知水利則農田思過半矣

兵法儒者不可不習此雖毒天下之事而實仁天下之事儒者不習而顧使強武之人習之得以肆行其不義此天下之所以常亂而不治也

看書不可看重疊書徒費心目如唐荆川左編李卓吾藏書鄧元錫函史上編不過摘史中諸人分門別類不用更看

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如綱目等三書所載大約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細閱但點過便是譬如復讀極省工夫然須一齊看去不可看完一部再看一部久則記憶生疎也其餘若理學書如先儒語錄之類作一項看經濟書如文獻通考函史下編治平畧大學衍義補經濟類編之類作一項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

樂律之類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

問孔子教人先以博文後以約禮朱子亦使人先博而後求之約故程子爲學泛濫於釋老者數年然後反而求之今吾輩爲學如釋老之類亦當博涉否曰若論泛濫釋老豈特程子卽朱子未見李延平時亦嘗學禪於開謙王陽明羅整菴少年皆曾學禪只是各人力量不同有與之出入泛濫而不爲之惑者大程子是也有學而後知其非者朱子與羅整菴是也有始而學焉而棄焉而終未免稍涉其餘習者陽明是也吾輩欲爲大儒欲任斯道

之責二氏之書豈得閉而不窺然須各人自審力量何如若力量不足不如且守先儒淫聲美色之訓蓋先儒決不作欺人語決不誤人不可厭常喜新貪多務博遂至墮坑落塹也

思辨錄輯要卷之五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格致類

或曰人之有文章猶天地之有花草若文章不藻麗是花草無色也予曰與其為花草毋甯為五穀教民稼穡古者稱為聖人若種殖花草則場師而已矣

凡人好作古文辭只是義理不深看得辭章有味故往往技癢昔胡文定公少喜為文後篤志於學乃

不復作其辭召試有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捐
華藻纔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可謂勇於割
愛矣

人有以文學自矜者予曰須知王楊盧駱之上有韓
柳歐蘇韓柳歐蘇之上有韓范富歐陽韓范富歐
陽之上尚有周程張朱及孔孟在

古文詩歌人不可不學然亦不可太費心力古文取
其暢達詩歌通聲律辨體裁取其足以寫懷而已
若泛作無益論記小文及窮研詩句不過一文人
而已吾人責大任重心力幾何乃爾浪擲善乎吾

友郁子儀臣之言曰使先知覺後知乃是聖賢立
言本意今人乃以做古文詩歌爲立言失其旨矣
凡人自二十四五以前古文不可不學至二十四五
以後則學道爲主無暇及矣須於少年時一氣趕
過陽明未遇湛甘泉講道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
故講道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明白透快
叶言成章動合古文體格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
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簡練揣摩也學
道之儒不重作古文辭只恐人溺於辭章之習若
藉以發揮道妙則此一段工夫亦不可少

學古文須學大家大家者韓柳歐蘇曾王是也韓筆力高歐度好蘇氣好柳小文佳王識力最妙大文字尤不可及雖老泉父子亦退三舍曾少鈍然亦醇正總名爲大家以其得孔子辭達而已之旨也古文中左國班馬筆力非不更高然古今稍遠辭旨簡古若有意學之恐反涉艱深然亦各有體裁如碑記自當學韓書序自當學歐王論策自當學蘇敘事議論自當學班馬左國至於詔誥冊命則又當上法典謨未可一例論也

凡古文皆有體式如詔誥冊命書疏啟檄露布之類

各有規矩各有家數學作古文須要曉此各項方是有用文人不然則亦無用之辭章而已矣吳江徐師曾輯文體明辨甚得此意然其意主於博收剪裁頗欠識力愚意欲節去其無用而煩冗者更細爲批評指出中間異同及中窾不中窾處病未人能也

韓歐之文皆與道相近然而終隔一層者以其志在爲文欲借道以傳文非借文以發揮吾道也此際主客之分自有毫釐千里之辨

韓歐之文極意依傍吾道然終有客氣以其有要好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五 三
的意思在故也若聖賢爲文只是隨手寫去祇取
理明辭順而已然人已自不可及

人能識得韓歐文字中客氣處可與語文可與語道
矣矣之文皆與世殊而世不識其意矣
人斷不可學子書子書是不上行面不入體裁文字

一學便入小家數

四六文竟不必作唐文所以爲四六者束於功令耳
今則未嘗有功令何苦取青儷白即使能工亦記
室之才耳人不欲取法於古人而自見今人

四六文不必作亦不可不知蓋四六中長短相接俱

有法聲韻平仄俱有粘熟讀古人四六自見今人
動誇四六而粘法俱未之知可爲一哂

三都兩京是天地間第一種無用文字卽古人有用
賦以諷諫者終是諷一勸百亦無所取

古文濫觴於魏晉如七啟七發連珠之類俱是天地
閒無用文字如文選者卽不讀亦不妨

文字須看其源頭屈原離騷纏緜蔓衍於文辭而意
在忠蓋則朱子取之韓子原道特以明道德仁義
而意在爲文則程子以爲倒學立心異也
古人之教莫先於詩謂其可以諷詠觀感得性情之

正也今詩教已廢三百篇雖存其意趣深遠學者未能卒曉當世所習者唐人詩句而已然亦莫非詩也愚意欲於古詩中取其性情近正有合於興觀羣怨之道者輯爲一編批評標識置之案頭時時諷詠亦可爲性情一助

凡欲作詩須當養得心體好心體平善則所言自無偏僻放蕩昔人論周禮有云此自聖人廣大心中流出予意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自然溫厚

和平

或謂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則凡古人之詩涉

於哀怨者俱非耶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正從廣大心中流出也不然則好色而淫怨誹而亂者多矣

詩不當從沈約韻約韻皆吳音人知之而卒從之者人好學唐詩則韻亦從唐韻矣洪武中既有正韻禮部頒行經數大儒訂正校讐甚精奈何不從耶古人不重聲韻故曰書同文不曰書同聲以聲有五方不可強同也觀詩三百篇大都用叶則知聲苟可通卽用之矣不必拘拘某韻某韻也必欲用韻亦當以中州爲主

詩不論漢魏六朝唐宋只不失三百篇之意爲妙唐人詩李杜並稱而詩家尤重杜者杜得三百篇之意爲多也

詩家最低惡品如唐伯虎花月吟及迴文五平五仄之類次則香奩體李長吉體皆不入格者也今之學詩者往往喜效諸家夫詩以道性情花月迴文性情何在喜效香奩長吉則其性情不入於淫必入於鬼矣學之何益如溺而不改則其人亦不足重

詩家限韻步韻亦是惡套古人賦詩相答只是誦古詩以見志耳後人以詩相酬答亦是常事然必限韻步韻便專尚才思有妨性情

做詩須脫今詩人氣得古詩人意花鳥竹石風雲月露今詩人氣也溫厚和平興觀羣怨古詩人意也詩言志詩者志之所發也有志而後有詩故或直敘其事而爲賦或有所感觸而爲興或有所諷刺而爲比皆言其所志耳今人並無所志而終日矻矻命題賦詩正如三家村學究埋頭舉業詩意何在作詩之家能合興觀羣怨者雖人有幾首然求其全部大旨俱合者離騷而後惟陶淵明杜子美在明

則劉文成陳白沙其他如李太白白樂天陸放翁亦合格者多皆由其立心正也作詩者不可不讀邵康節擊壤集又是一種詩竟可作語錄讀然猶未免有頭巾氣至白沙之詩則合道理與風雅爲一矣其所作詩有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云云蓋欲合子美堯夫爲一人也

予近輯詩鑑自漢唐迄明取其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小論頗欲彷彿河汾之意未知當世之人其許我否至如陶杜劉陳意欲另批詳其全帙太白樂天放翁諸人則附之尙未及也

康節與白沙之詩終是一家意欲更選其佳者與宋諸儒理學詩另爲一集以爲學者養心之助亦最樂事

詩餘曲子其辭愈濫其調愈淫愈趨愈下矣然宋以詩餘著元以曲子著其間亦儘有可當諷刺可勵風俗者但學者既有志於道則詩文且爲末技况詞曲乎且一入其中則喜爲淫靡者什之九能爲正聲者什之一矣不作可也

或問作制義法曰祖述孔孟憲章高文上律先賢下襲時彥曰祖述三言既聞命矣時彥何爲襲之乎

日將以致用也成宏之簡朴嘉隆之渾灑易時而
試則皆不售矣故君子明理以致用長短豐約一
因乎時若夫字竊句盜以爲襲者吾不取也

向來謂人但當盡力讀書至於舉業只就臨考時略
做一二月工夫便可應試以今觀之正不其然凡
事俱要預先做透如炊沸湯務使百滾待火候既
到方可停息其後或溫或煖皆可不時取用若火
候未到者斷不可強作大家也要緊處止在少年
時一氣趕透

前後場取士分明是經義治事此法過漢唐宋遠甚
然於教養之方尙未講所以士人當未達時專意
帖括無真實工夫至應舉作爲文辭亦只是浮言
浮語

制義體裁甚妙然尙有可議者必拘口氣一也聖人
之言惟聖人能言之後學之士以我證聖當使其
自言所得求合乎聖人之道而觀其不悖與否不
宜徒使效顰槩爲揣摩之語必主排比二也排比
之體近於聲偶文束聲偶則難以暢論往往拘忌
體格不能發揮旁通此俱制義之弊愚謂制義當
作論體凡上下古今百家諸子俱得旁引曲喻縱

言無忌庶可窺見胸中所學

凡制義出題亦當爲論體如顏子所好何學論是也
如此方可見人本領學問

童試雖小事然亦是士人進身之始命題必須正大
所以端其志趣國初皆是如此慶厯之際始競爲
小題或枯或空或縮脚窮工極巧務極其勝止取
儂慧不顧義理不知祖宗取士之意何在所以慶
厯之末人尙虛誇士習大壞亦是世代一大升降
處至後而又變爲巧搭破壞聖經割裂文義害義
傷教莫此爲甚後生小子都教壞心術而不知者

尤以爲巧有司以之衡文督學以之課士習久成
俗漫然不知甚可歎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有聖人起必爲析言破律之誅無疑不能不追
咎慶厯諸公也

或以制科文爲不傳者非也唐之詩賦卽唐之制科
文然俱傳矣况今之制科文又皆闡發聖賢道理
者乎傳至後日卽爲古文矣吾知其必傳

國初如王守溪文真制科文無一語溢於功令之外
至荆川則以古文氣行之矣至慶厯則全失制科
本意或學爲史傳或摹仿子書或攬入二氏或戲

作世說甚至以聖人之言爲優俳小說其侮聖言一至於此積而至於今日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文章至黃陶菴真一代之冠語語是本源中流出古文制義經濟理學一以貫之可與荆川並傳吾友陳子言夏作理學題尤極透亮亦是本原中流出也學者作文須是本原中流出

文章學墨卷則易於中式然全注意體格則不能發揮胸中所得亦須行以大家氣

或有謂予不宜著述者予曰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同者衣冠禁令也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異

者讀書著述也衣冠禁令而必欲爲苟異則無以容身讀書著述而必欲爲苟同則無以立德

或有謂予著述不當示人者予曰其人而不可與語者必強而語之吾不敢其人而可與語者必強而秘之吾不能孔子所謂不失人亦不失言吾將志之矣不然而一槩秘絕是謂天下無好人也又何取著述爲哉

聖人生末世真是任大責重使達而在上則凡井田學校前人已壞之法皆其事也窮而在下則凡理學經濟前賢未備之書皆其職也雖矻矻孳孳夜

以繼日猶將不足豈得自托涵養悠悠終日乎
聖賢在下功業只在著書蓋時未可爲不特得位行
道不可望卽教育英才亦不可得寂寥數人窮居
談道風聲旣不足以淑四方口耳又不足以及後
世雖稱聞道而不能推吾之所有以公之天下後
世是亦聖賢之所不取也孔子刪述六經無論矣
孔子而下德之盛者莫如朱子然朱子一生功業
亦只在著書試讀其年譜工夫是何等樣精密陸
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雖明理盡性之人無
貴多言然先知不覺後知則愚不肖之人何所取

法後世懶惰好高之人尤而效之輒引以自况又
曰身將隱焉用文之遂以無窮歲月浪擲於清談
詩酒之中是可痛也

古語有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著書立言君子之事
也著書而使傳之四方垂之後世則君子不能必
也聽之天而已或云人苟有一段精神天斷然不
肯埋沒是殆不然以爲精神孰大於周孔然周公
之載籍燬於諸侯孔子之六經燔於秦政雖後世
終能哀集而表章之然而殘闕壞亂者亦不少矣
思之能無泣然

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何者君子能著書不能使之傳世惟天能使之傳世然天亦不能使之傳世讀其書而心好之者能使之傳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雲太元曾何足云然微桓譚則幾不傳而况不爲子雲者乎乃讀書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其書而惟恐其傳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噫亦可畏矣

君子之於天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苟吾書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則君子之心畢矣凡有功業皆與人共之者也

著述者無論矣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舉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苟於斯道有一分之力則於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過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亂世書籍多燬於兵火因念藏書之法庶民無力斷不能藏卽學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久遠能博及而垂之久遠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書之力亦窮矣有一法焉藉天子之力而不煩天子之守其法可以傳之百王而不易垂之千萬世而無弊則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

有周以來其間歷漢唐五代宋遼金元世界無慮百變然一王興則一王尊信一代立則一代表章卽盜賊強暴未有不過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者誠使王者於此申藏書之法於鄒魯閒擇名山勝地定爲藏書之所區別羣書分爲數種如經史子集志攷圖籍藝術百家之類類建一樓樓置一司擇孔氏子孫之賢者爲之又擇其最賢者爲之長使之任出納收藏晒暴補緝諸事授之以祿每歲則上其書之數於朝三歲則遣行人視之較其書之損益完敝而行其賞罰如是則書有日益無日

損雖有水火刀兵盜賊變革易代之事於藏書總無與是誠至妙之法惜乎無有行之者

凡天下學士大夫著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上之於朝朝廷使大儒較之而善則必藏其副於孔氏不特此也凡所藏書皆當使大儒較定必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始藏之其餘若離經叛道者皆斥去勿用不可務多而反使有魚目混珠之病也

凡書必當多置副本必備朝廷四方或有關乏掇取抄寫翻刻之用

凡五經四書及先賢語錄與夫天文地理樂律兵法

凡宇內所不可少之書固當多置副本更當擇其精要者鏤板勒石必使之不朽且以便於摹印流傳其真千古之盛事

凡古來聖賢所造儀象法物如金人欵器沙漏銅壺之類亦當仿式造爲其副與書並藏以備後世變革之際或有亡失則取式於彼亦最要事

自三代以來凡經易代則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而攷究文獻不足自孔子之時已有不勝其慨者矣此宇內無人以爲斯文之主故也今既有孔氏便當世世奉之以爲斯文之主文獻何

憂不足故愚以爲王者苟能藏書於孔氏則凡一代典章制作與夫累朝實錄史館一成卽送入副本後世斷無亡失以至求之民間採之閭巷而有挂漏傳疑之事

不特鄒魯之間可用此法藏書凡天下郡邑名山皆當仿此爲藏書之法相擇勝地廣置書籍聘禮先代聖賢之後優其廩餼使典其事相戒雖有鬪爭訟獄兵火盜賊之害不得入其處久之則天下自然習以成風詩書日盛道義日尊矣今吾儒不能而顧使釋氏得其術是以其徒日繁而其書日多

其不胥天下而化為釋氏者幾希

然則以風氣漸習日盛遂有尊矣今吾儒不
信熾矣夫益類之害不特人其類凡之類天下自
非聖賢之類其類則與其事則如應有問而
當其也愈難言之也其類則與其事則如應有問而
不特難言之問而用也其類則與其事則如應有問而
其類則與其事則如應有問而

思辨錄輯要卷之六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誠正類

誠意是敬字逐條工夫正心是敬字一片工夫正心
時之敬比誠意時之敬非有增益只是打成一片
耳所謂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
誠意之敬如有物在彼而把鏡照之正心之敬如明
鏡在此而物來自照不將心五體收其
心如田意如田中所生之物誠意者去稂莠而養嘉
思辨錄輯要

禾也人初用功時雖知爲善去惡然工夫未能純
熟只好喚做誠意喚不得心正譬如草萊初闢田
禾未熟雖稂莠已去嘉禾已生却只喚做好稻喚
不得好田心正者耕種已久田脚肥好今人所謂
熟田也此可以得心正意誠之辨矣
土無有不生物猶人義理之性然土有肥瘠田有高
下猶人氣質之性蓋善惡不同有或相倍蓰者矣
栽培耕種則學問之功也得於天者有多寡則工
夫之難易迥然不同可不勉哉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沙磧不毛之地雖
樹之亦不生乃今人資稟未爲下愚者本可樹藝
本可爲良田而甘使其心爲沙磧不毛噫可慨也
夫

田脚有善有不善此爲氣稟之拘雨暘有時有不時
此爲物欲之蔽內除草穢外設溝防可以明善而
復其初矣

草有名香附子者田中一生此種則日長月盛田遂
不可治非大墾發挑去一二尺則不能斷根嗟乎
人心之爲香附子者亦多矣記大墾發而斷根者
誰乎

誠意須從篤信好學中來不篤信則不能誠意不好學則意亦不可得而誠誠意是作聖根基若此處立脚不定到底須塌下來意本是誠其不誠者後來之私意也讀孟子論四端章可見

大學誠意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朱子註曰誠實也二語合看妙甚一是反言以明之一是正言以釋之欺便不實實便不欺

人心之有意如草木之有芽此處須要愛護保養方得發生充長若照顧不到少間便爲私意所蝕如小萌芽出土爲蟲蠹所害雖有嘉種亦復何益

誠意須要識個充字能充則火然泉達極之可以與天地參不然只死煞守這意在終不長進

一意誠意大意誠小意亦要誠以小誠爲無益而勿爲以小不誠爲無傷而弗去譬猶千尋之木或折於徑寸之蠹萬斛之舟或沈於一線之隙

人有邪夢固是心不正亦由於意不誠蓋邪念發時雖知斬絕而未有如惡惡臭之誠故也日間有些子萌芽夜間便復再發言夏兄亦云好人決不夢

作賊

如惡惡臭較如好好色更難好善進得十分惡惡只好進得五分子夏以篤信狷介之人而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可以觀矣
張九烈表兄與予論報應之說謂子曰善惡皆有報而好善之報每爽於惡報何也予曰無他只是爲善之心未必如爲惡之誠
爲善之心有一毫討好的意思便是不誠無益而若決江河方盡得如好好色分量無不具足爲所不爲欲所不欲卽是自欺
不識敬天二字意終不可得而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欲盡正心分量非窮理盡性未易語此工夫至此其度幾乎
一心偶正便是誠意無意不誠便是正心到得正心便是一片光明境界
已發未發中和之德一息斷絕便不是心正正心工夫直是渾成無縫
蛟峰方氏看正心一章分兩段看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下一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妙絕若釋氏便說心不可有亦不可無矣
心體二字最妙謂心之本體也此是未發境界學者

須時時自驗心體方得
心體須常是廣大寬平又須常是光明洞達

舜光問日來用力操心反覺心中擾擾何也曰此正

是汝心清故舜光未達予曰汝向來未嘗操心雖

心中終日擾擾何由知得今汝知得心中不清是

汝心清於往時也

胸中無事聞草木蟲鳥之聲覺得分外親切

人當心中無事之時裁度義理鮮不中節至於喜怒

一臨蔽於有我便顛倒謬亂莫知所措人能使其

心靜虛雖遇有事常若無事之時則應事接物無

有不當者矣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三者工夫

最是要緊

朱子註不動心云心有主則能不動矣竊自驗之心

無主固動即心有主之時亦未必遽能不動譬如

一家之中卒有盜賊事變主人雖在未必皆鎮定

舒徐此主人弱故也要得主人強須是集義工夫

透

問夢境恍惚何以定其敬不敬曰只不失其本心便

是曰有一夕之夢而善惡不同如何曰亦是心雜

正心工夫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俱不可有所是矣

然又有不可一例論者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又不可以有所論也善惡不同故論曰來是心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方盡得正心分量其本心與天地相似工夫只在慎獨上

人在幽獨中打得過其精神快樂尤勝大庭廣眾中十倍

先儒語錄有言一息斷絕便與天地不相似此二句須於幽獨中體認大是得力不難矣誠自勉之久不至虞九山房草長盈尺尊素曰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予曰然人心去惡譬如除草草長盈尺未

有不知惡之者方其初生寸許時則以為微而忽之矣須是見草即除纔妙古人所以重慎獨之功也

見草即除猶是第二義使其心為康莊大道自然寸草不生

王範先問求放心曰放心不用多求若求便是已放孟子說個求放心是為不知放心者言若既知放心則收將來時便有個拘管之法曰心是活物不可死煞地執守又不可空空地操存只是不要放他閒過此有六字訣多讀書勤職業而已矣論語

息齋錄異 卷之六 六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君子食無求飽一章皆
是不要使人閒過此便是求放心妙法
譬之種田田土亦是活物斷無不生物之理若不去
播種却只怪他生草把鋤去剗把石去壓都不是
只是把嘉種去播種或耘或耔工夫日深則自然
成個良田草萊俱去黍稷日茂矣

若果能靜存動察則心自無所放此一事非兩事
虞九爲予言近日頗用力於收放心予曰收來放在
何處曰放在腔子裏又問腔子裏是甚東西曰天
理又問天理是甚物件虞九未答予曰有事時只

論一個是無事時只論一個敬

問至人無夢孔子何以夢見周公曰至人何嘗無夢
只無妄夢問夢何以多雜曰夢雜只是放心多
人有患放心多者予曰放心多只是天理不熟若天
理一熟心便會到熟處自然不放

問心如何爲放如何爲收曰在欲爲放在理爲收
收放心只是能覺覺則便在這裏又曰覺卽是敬
省察是收放心要緊工夫省察旣熟自然能覺
心未收要省察旣收又須存養始得
毛亦史問心旣放則傲僻邪侈之事無所不爲固是

人欲至如閒思雜慮亦是放心亦可謂之人欲否
曰凡放心俱是人欲如臨祭祀時當思祭祀却思
及戰陣臨戰陣時當思戰陣却思及歌舞俱是閒
思雜慮俱是放心俱謂之人欲問如何曰理者理
也如木之有紋理如人身之有脈絡毫不可紊事
既在此心乃在彼則非理矣非理便是欲

收放心是範我馳驅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儀道天下甚事
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
即時簡點

二十年懲忿工夫今日始得一用

人不可有勝心一有勝心則為氣所乘矣要知勝心
動時即是氣

問吾輩克己而他人或有加無已將奈何曰天下是
處不可讓與別人做天下不是處又何妨讓與別
人做

子丁丑初學道時偶有友人相托一事為某人解紛
者其人蓋嘗陰害於予者也予雖漫應之而心不
然既而惕然曰此豈非所謂己私者乎即克去之
後來凡遇此等事皆不須用力要知古人克己之



說不過如此

一發便覺一覺便過此是治心妙法

問喜樂在四者之中似未甚害事曰如何不害事凡酒色之害皆喜樂爲之也

喜樂是順境怒是逆境順境如順風逆境如逆風逆

風畏其覆溺順風畏其飄揚

惡念易去邪念難去邪念易去雜念難去愈微則愈不覺工夫尤當於微處著力

克除惡念只在絜矩二字

人邪念發時便思鬼神此心便不敢妄動

袁幼白戲問見女子時亦頗動念否予曰美惡貞淫之念未嘗無之若謂有不肖之心此則不敢幼白謂不敢則猶有根在予曰未敢便謂無根願學焉耳

古人稱遠色遠色則滋味便淡邪念自息

昔人云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則邪念自息矣四十二章經數語甚好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予少時每樂誦此數句然細味之猶有解譬降伏之勞若能思義則男有室女有家自不得一毫亂動何煩解譬降伏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宛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助

色之迷人如水蕩舟當牢著舵自不迷所向

見色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人誰無好色之心能以禮自持則君子矣未可過爲好高之論也朱子論邪念之發云切莫要防他此真驗後之言蓋人當無事時欲收束此心起一防制之念則邪念反因之而起是所謂開門引盜也問之江陳諸兄皆然故欲遏人欲只是存天理

予幼學道時每苦雜念多嘗於桌子上寫精明強固

以收放心八字對之後來却漸漸減少

人雜念多只是閒過若時時勤正念便無雜念

人怒多從過處錯哀多從不及處錯抑其過引其不及則庶幾矣

忌心每害事每見朋儕中雖賢者不免一有忌心則朋友中復有一團否隔之氣學業因之而不進事功因之而不立矣可嘆可嘆真心爲學之君子急須克之

天下惟才高之人多忌蓋己才高矣而又有入勝己則不勝其忌之而不知一忌則其才已小也故孔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也巳驕與吝總是一忌字下高矣而又言人
 吝字訓羞今人見人稱他人才高則自己不覺羞澀
 此即吝也此即忌心也故小有才者對勝己者則
 吝對不如己者則驕

身處要津知人之賢而不能與之立乎其位謂之竊
 位身負時望知人之賢而不能推引延譽謂之竊
 名竊位竊名俱是一團忌心惟恐人之或勝之也
 故夫子謂之曰竊直是推見至隱

天保甫

見美金車
 卷之六

